



21  
1467  
12

R1

12



明 遠 1466 4

特 1467 12

新刻劍嘯閣批評東漢演義評卷之六

忠臣一示難存體

關中遭赤眉之亂民不理生馬異其朝破城

却說馮異治關中出入二歲上林成都異自以久在外不

無緩黎庶士民不啻塗炭之中而登春臺之上也當將

自相安遣人洛陽上書言思慕闕廷願親帷幄帝不許後

異操重兵且居形勝之地非武求聞有嫌迂人心及人

有人上章奏帝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皆號異為咸陽

上書言異帝亦里然自如方以章示異具視異如慈父

王帝聞奏恐異有變即將所奏之章遣使入關中示異

之於孝子而無一錄之隔所以中興功各普享祿終身

異見惶懼不安乃修書一封遣人請京拜謝

見西漢之切高出雲雪之上矣

書曰

臣本愚生遭遇受命之會充備行伍過蒙恩私位大將  
爵進侯受任方面以立微功皆自國家謀慮愚臣無所

能及臣伏自恐惟以詔勅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  
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當兵革始起擾攘之時豪傑競逐迷  
惑千數臣以遭遇託身聖明在傾危溷殺之中尚不敢  
過差而况天下不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  
測乎誠冀以謹勅遂自終始今見所示臣章戰慄怖懼  
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祿自陳

帝覽書視畢恐其不安乃令人下詔以慰之曰將軍之於  
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月  
異還京師入朝見帝朝拜禮畢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

主簿也為吾被荆棘定關中言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  
服錢帛與異謂曰倉卒蕪蕪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  
未能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  
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  
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帝大喜遂與定議進兵圖蜀留十餘  
日令與妻子同還西夏而去有詩為證

別君征戰已三年

夜夢陞朝奉聖筵

今日笑蒙恩賜返

西風萬里著歸鞭

賢士三徵不屈名

却說漢帝思慕嚴光自與昆陽別後未知流落何地朝夕

縈繫不能息已。一日登殿文武朝罷，下詔徵之。及處士太原周黨，使者賫詔，遍界覓訪，不見光於何地。惟周黨隨聘至京，入朝參拜，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不就職任。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可就車。及陛見帝，周黨不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鈞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如不臣，則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帝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言罷，令賜周黨段帛四

十疋，罷之還鄉。復思嚴光未至，乃令圖畫影像，曉掛各州。有能尋覓者，賞銀四十。後齊國一人詣京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於澤中，活似圖象。一般近臣奏知帝主，帝疑是光，即召齊人至殿，賞銀四十。齊人頓首拜謝而去。帝令安車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帝聞光至，即駕車少迎接入外館，施禮坐。叙間別之情，話畢，光臥不起。帝即其臥，以手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近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嘆息而去。次日復召子陵入殿，叙論舊故，相對數日。因與共床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之上。

帝任所意並無憎惡之心。明早太史趨殿奏曰：臣昨夜觀天象，見有客星犯入帝座，甚急，恐生不測。帝聞奏，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同衾臥耳，有何碍焉？太史即退而去。帝召嚴光至殿，謂曰：朕欲拜生為諫議大夫，扶佐弱寡，生意若何？光辭謝曰：願守素志耳。陛下何苦逼焉？帝見光苦不從，乃賜黃金百兩，段疋五車，送出還鄉。光曰：臣以貧士居處，要此何用？毫末不受。遂與拜別去。耕釣於富春山中，壽八十，終於家。後人名其釣處，號曰嚴陵灘。有詩為證。

世祖憂懷切訪賓

安車三召駕蒲輪

從容畫問名難屈

寧作董臺舊釣人

為國運籌嘗數讓

却說馬援數以書記責備於囂，囂反怨援，背已得書，增惡，遂發兵拒漢。援乃遣人詣京上疏陳已之哀。

疏曰

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為容之助，臣不自矜，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為人患，臣所耻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

義而囂自挾奸以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得詣行在所極陳願進愚策則退就隴畝死無所恨臣馬援誠惶誠恐頓首百拜奉表上聞

帝覽表讀罷嘆曰馬生誠心於我豈可以二待乎遂遣使召援入國議事援卽隨旨赴京既至入朝見帝揚塵禮畢帝曰奈今隴蜀未清干戈騷擾故召將軍詣闕共決機籌願將軍明以教我撫鎮邊疆救生民之塗炭免士卒之苦勞援曰陛下勿憂隴右隗囂先以子侍陛下雖欲相反持疑二心臣請再往說之如其不然以兵伐之有何難哉帝

聞大喜遂將突騎五千使援往說馬援卽別上馬而往至府中令人賫書與隗囂之將楊廣使其曉勸於囂

書曰

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馴援聞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叛爲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遣書懇懇以致開隱之誅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縉王元詔邪之說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聞至河內過存伯春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他否竟不能言朝夕號泣姘轉靡中又說其

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仇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其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聞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善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欲往附之，將難爲顏乎。共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糟榼而食，並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

弱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豪傑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諍；語朋友邪，應有切直。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腰咋舌，又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邇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

楊廣覽書，沉吟半晌，乃曰：此生何惑人邪，竟不回答，却說

竇融以書責囂不納乃與五郡太守共厲兵馬整給軍糧及鎗刀弓箭盛甲等件悉以齊備乃遣人詣京上疏奏帝請兵約期擊囂帝深美之乃遣使賜融以外屬之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外傳等書

詔曰

朕每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願昔魏其此語亦發歸亦做數可謂一言繼統以正長君少君尊奉師傳修成淑德施及子孫此皇太后神靈上天佑漢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囂之書痛入骨髓叛臣見之當股慄慙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非忠孝慙誠

孰能如此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囂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間離之說亂惑其心轉相解構以成其奸又京師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多能採取虛偽誇誕妄談令忠孝失望傳言乖實毀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關東盜賊已定大兵悉於西將軍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故茲詔諭想悉宣知

竇融接詔拜畢即與諸郡太守議曰更始時金城太守被封何所殺而據其郡魏囂遣使多以金帛和連與其結盟奈此賊朝夕練將曉夜屯糧御駕若至彼必助囂同擊莫若乘其未備吾等先進圖之使後上臨囂兵孤弱不能取



勝方可破也。眾皆答曰：將軍所見甚明，即依計行。言未訖，忽人報曰：金城封何來擊吾郡，已在十里山坡布扎營寨。將軍何以治之？融聞大驚，急令諸將披掛，親引大軍五萬出坡迎敵。行至十里坡，兩軍相遇，封何出馬，頭頂白銀盔，身披青鎧甲，坐下黑色馬，手執鴈翎刀，立于陣前，大叫小軍搦戰。竇融出馬，謂何曰：吾主劉秀善任賢能，將軍文武兼備，智度超人，若歸扶漢室，保為重用，不枉將軍英雄而屈於賊寇之下。將軍如不願從，則功名兩失，而留污名於萬世矣。將軍何如何？曰：人生天地間，要在立節，豈不聞古人有云：士窮立節，義世亂識忠。臣吾與隗囂共盟，永約汝

主劉秀，雖係漢室宗枝，乃是妖人崛起，吾豈肯約而從？此語亦○可○令○何○與○心 融曰：古之賢臣皆擇主佐，昔商紂不仁，諸侯多叛，文王修德，親聘太公，起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今吾主順天行道，伐暴弔民，王莽百萬之兵，片時掃除，天下三分已得二矣。今將軍隗囂據竊隴右，與漢爭鋒，汝縱有拿雲之手，冲天之志，則不過於王莽將軍。早思回頭，更有襄封。一旦揚清於後，二則遺計于孫。將軍不聽，難出融手。融兵十萬，戰將千員，已布四十里之地，陣如鐵束。將軍雖有萬夫不當之勇，難出此敵。願將思之。封何不聽，橫刀躍馬，望融趕殺。融急催軍對陣，眾將飛奔出馬，一齊掩殺，金鼓齊

鳴喊聲震地兩邊混戰士馬相衝何軍大敗丟旗墮鼓棄  
甲曳兵封何撞出陣走前路伏兵截住欲回後走竇融諸  
將趕上來攻一陣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得其牛馬千頭穀  
粟萬斛封何逃入隴右而去於是竇融威武揚震西河有

詩為證

今日儒臣大不然惟有提筆死子軍耳  
威震河西四海聞

須信儒臣胸富甲 筆鋒輕舉掃千軍

時大兵未進融乃引軍還城伺候車駕却說囂將梁統知  
融會駕西征乃使人夜入帳下刺殺張玄與囂絕約所假  
將軍印綬起軍應漢又酒泉太守竺曾思弟嬰原被隗囂

昔日所善乘漢兵起乃殺屬國侯王徹與弟報怨而去竇  
融知遂承制拜曾為武鋒將軍共合大軍十萬令眾將飽  
食上馬即行至姑臧今涼州縣也囂兵已退融遂回軍恐囂勢  
大久守不出令人上書促駕急進

書曰

隗囂聞車駕當西臣融東下士眾騷動計且不戰囂將  
高峻之屬皆欲逢迎大軍後聞兵罷峻等復疑囂揚言  
東方有變西州豪傑遂復附從囂又引公孫述將令守  
突門臣融孤弱介在其間雖承威靈宜速救助國家當  
其前臣融促其後緩急迭用首尾相資囂勢排進不得

進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進久生持疑則外長寇仇內  
宗困弱復令讒邪得有因緣臣竊憂之惟陛下哀憐納  
愍哀曲臣竇融頓首百拜謹奉書上

帝覽書甚喜令使回報壬辰八年夏月御駕親征隴右以  
大司馬吳漢爲元帥征南大將軍岑彭爲副帥虎牙大將  
軍蓋延建成大將軍耿彘爲左右護駕帥捕虜將軍馬武  
爲先鋒第一首點起大軍百萬戰將千員炮响一聲齊擁駕而出  
帝傳旨軍中不許騷擾良民如違者卽斬衆將應諾前行  
旌旗蔽日塵上遮天騎兵步卒千里不絕忽光祿勳郭憲  
急趨駕前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奈西地險阻山

阻山谷崎嶇且其兵將久練慣熟吾等軍卒生疎恐有一  
失難相救護願陛下納臣愚見帝不聽所言促車前進憲  
乃當車拔刀以斷軸刺帝亦不從西行至漆諸將多有進  
告言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帝猶豫未決令召馬援問  
之援卽隨召夜至帝見大喜共坐帳下且將所事質問援  
曰臣因說將見有士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臣是積  
未如山以待君至細將其地形指示衆軍所從何路出入  
昭然可曉帝聞言乃曰虜在吾目中矣次日進軍令吳漢  
等分兵兩隊並道而入至隴右城下布列陣勢大叫將  
搦戰驚知急令大將王捷點兵十萬各披盔甲上馬出城

迎敵兩軍相對衆將護車出陣帝親打話謂囂曰朕自白水起義蒙天下豪傑歸護均以兄弟相待未有薄於彼而厚於此後舉大軍進擊王莽至武關亦蒙汝與子陽約期接應朕雖嗣職未嘗有負汝之意今何自據隴右與朕爭耶囂聞帝言低首無答吳漢出馬大罵賤賊無福受祿故自作孽今見主上親至尚不低首請罪立時拿住碎首分尸言罷激若雷怒踴身飛出兩馬相交戰不三合隗囂敗走吳漢赶上王捷當住亦無三合忙回陣走隗囂見敗急催一十三員大將出陣助殺衆將得令飛馬而出帝見囂兵助陣亦令副帥岑彭先鋒馬武及護駕耿弇蓋延等衆

將四圍掩殺金鼓震天征塵蔽日囂軍大混伏壘墮坑走者踐尸踏足傷者棄甲去鎗隗囂見戰兵不利急令小卒鳴金收軍走入閉城不出帝亦收軍下寨

總評

此一段詔書俱出史漢故燁燁可觀

拯危決策將俱峰

次日漢帝陞帳召諸將議論恐長安有失令征虜將軍祭遵與大司馬吳漢分兵二萬鎮守長安二人領旨拜別上馬前行數日乃至入城衛次日陞堂二人坐叙遵謂漢曰囂必敗滅其將牛邯與吾舊交今見囂勢不利有歸義漢

東漢書卷之六十一  
家之意吾欲遣使書諭說歸服可行否乎漢曰既有是意  
宜卽歸之適遂修書一紙遣人往下

書曰

邈與罽王歃盟爲漢自經歷虎口踐履死地已數十矣  
於時周洛以西無所統一故爲王策欲東收關中北取  
上郡進以奉天人之用退以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間冀  
聖漢復在當契河隴奉舊都以歸本朝生民已來臣人  
之勢未有便於此時者也而王之將吏羣居穴處之徒  
人人一掌欲爲不善之計遂與孺卿日夜所爭害幾及  
身者豈一事哉前計抑絕後策不從所以吟嘯持腕垂

涕登車幸蒙封拜得延論議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  
孺卿之言今車駕大衆已在道路吳耿驍將雲集四境  
而孺卿以奔離之卒拒要特當軍衝視其形勢何如哉  
夫智者觀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是以功名絡申策畫  
復得故夷吾束縛而相齊黥布仗劍以歸漢去愚就義  
功名竝著今孺卿當成敗之際思嚴兵之鋒可爲怖慄  
宜斷之以胸察之有識大漢征虜將軍祭遵謹書

邯得書沉吟十餘日

紙而降十萬餘衆其功不小

乃謝士衆歸命降漢帝大喜遂拜邯

爲大中大夫邯頓首謝恩而出於是隗囂大將一十三人  
與十六縣官吏共會十餘萬衆伏駕請降却說隗囂與

漢戰不利，閉門歛坐，日夜憂悶。忽人報曰：牛邯等一十三將與諸縣官吏會議降漢去矣。大王若何？器聞大驚，唬得心寒膽落，魄散魂飛。自思無計可奈，急令安車先將妻子送出西城，楊廣處去。令田弇、李育保守上邽。王元往蜀借兵，各遵去訖。却說漢帝下詔諭器曰：若能束手自詣拜降，則父子相見，保無他也。昔高皇帝云：橫來大者為王，小者為侯。若遂欲為黥布者，亦自任也。器終不降。近臣奏知帝主，帝大怒，令將其子隗恂推出斬首。眾將得令，簇出轅門。斬訖，帝曰：此賊不可久停，宜速進兵。即令征南將軍岑彭分兵五萬圍擊西城，再令耿弇蓋延引軍五萬圍擊上邽。

再勅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進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為白。眾將遵命，帝駕東歸而去。却說岑彭兵至西城，圍守一月。楊廣死於其內，而隗器窮困，望想救兵未至，甚切憂悶。其大將王捷別在戎邱，自思無計退兵，乃登城謂漢軍曰：為隗王謹守城池者，皆必自死而無二心。願諸軍急罷不勞，因守吾等請以自殺以明節義。言罷，拔劍自刎而死。岑彭歎曰：此烈士也。再傳令軍中謹把城池，器必困敗。眾軍皆諾。言未訖，忽聞器將王元於蜀處求借救兵五千餘人，令卒鼓譟大呼曰：百萬眾兵來至，漢軍大驚。岑彭勒馬於高處觀望，見王元

當頭與數名戰將飛馬而來彭卽解兵截住搦戰兩軍相對王元出馬高聲叫曰岑彭小將尚不知死還敢引軍對陣今吾百萬之兵千員勇將汝縱揮翅飛天亦難逃出此陣早省拜降免遭擒斬岑彭聽言大怒罵曰穴居鼠寇敢出大言汝雖有百萬之兵吾亦不懼吾曾昆陽疋馬單刀殺蘇相可片甲無存一鼓而取其城今逢小敵豈足爲懼言罷令卒插鼓兩軍相矢約戰十合王元抵敵不住敗陣回走岑彭趕上周宗出馬截住共戰三合岑彭展起金標望宗背後一打落于馬下王元行巡急出挺住荀宇扶宗上馬回入本陣隗囂聽知喊殺震聞入地急登城望見是王元救兵來至令人卒開門高叫王元罷戰且入城來王元聞叫鳴金收軍走入城中與囂議曰岑彭世之勇將難以對敵且此糧草又盡不可虛守莫若夜開北門從東走入冀城再作區處隗囂從言遂令軍卒飽食至夜二更各披盔甲上馬潛出北門行未半里小軍走報岑彭彭急引軍後趕追至冀城囂軍走入城去岑彭分兵圍住守經半月岑彭食盡放火燒其輜重引兵下隴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助囂囂病且餓無食出城食楨糲羞憤而死王元周宗等收囂安葬遂立其少子隗純爲王有詩爲證

囂將空謀望斗台

秋風隴下久徘徊

長星不為奸雄伴

夜半流光落九垓

總評

王捷等人儘自凜烈惜事非其主故死亦民耳

賊思君義誠傾服

九月車駕還宮帝於後殿坐自思潁川等處賊盜蜂起騷動京師心甚恐懼一日登殿文武朝罷帝召執金吾寇恂謂曰今潁川盜賊羣起虜掠生民兼且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獨卿能平之朕欲托卿復出與國分憂可乎恂曰潁川聞陛下出戰隴蜀故狂狡之徒乘間相語而亂今若再聞陛下南向賊心惶怖歸死陛下可親出討臣願執銳

前驅方全此馬勝帝曰卿言是也遂令寇恂勒兵十萬御駕南征眾將皆何令各披重盔輕甲硬弩長鎗一齊擁護車駕而出旌旗雲擁山岳動搖凡經過州縣官吏各持手酒珍味迎接既至羣賊爭相迎降帝大喜竝不傷害一命乃曰知此寬不大大度那得不令人心死汝等因無入良用纔起是心言罷每人賜銀十兩令各歸事農業眾皆歡悅誠服叩頭謝恩而出乃相私語曰漢帝誠有養民之心寬仁之度吾等奉該死罪反賜金銀並無計渡吾等何能報乎言罷各散而去帝令恂為潁川太守撫恤良民寇恂不拜百姓遮道疏伏駕前告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車以清黎庶帝聞嘆曰寇恂誠然天理仁及萬



民乃留恂鎮撫受納餘降却說東郡濟陰盜賊亦起帝聞急召大司徒李通橫野將軍王常至帳下謂曰今潁川已定奈東郡復起朕欲託二將軍往伐救拔生民將軍何如二將答曰臣等雖無才識願死當鋒以報陛下厚恩帝大喜即分麾下精兵五萬與二將往擊二將拜別上馬引兵而去帝復思耿純曾爲東郡太守威名著於衛地遠近皆知若得此將一往不征可服遂遣使持節拜純爲大中大夫使純起兵合會李通王常等共擊東郡使者至鄴人見耿純其說所事耿純大喜令使回報即發大兵五萬上馬而往東郡聞純入界賊盜皆震谷相謂曰耿純將軍威振

天下聲震京都原爲此郡太守以德化民所以人人皆服

念此七有良心守士名說、聖美或如何

四海瞻蘇吾等莫若迎上請降則爲上計衆皆大喜言此計甚妙是日會聚九千餘人當道拜伏告曰小的衆人自昏作孽罪有萬死望將軍仁恩寬宥從今以後再不敢非純曰吾豈喜欲是哉但汝等不守生業故此橫爲以致干戈騷擾民庶遭殃今肯誠心罷服吾意甚悅自此爲戒各以苦力營身一則顯祖宗之光二則揚親戚之美雖不上達亦無遺污於子孫矣言罷令各散歸衆皆大喜叩首謝恩而退於是東郡賊兵不攻自服震境班師帝接大喜仍以純爲東郡太守吏民悅服李通等擁駕回京而去

帝泣忠臣厚歛封

却說漢帝還朝次日陞殿與衆文武議曰。隗囂雖死奈其子繼爲王。將何如耶。李通答曰。大事去矣。何懼小哉。言未訖一人趨殿奏曰。征虜大將軍祭遵於隴下疾篤死於軍中。今喪至河南縣。陛下可發兵接之。帝聞所奏頓使魂飛氣絕。倒下龍床。衆臣急救多時方醒。乃放聲大哭曰。此將爲吾披堅執銳。敢死當鋒。未嘗耐其勞也。今不幸而疾逝。軍中安得愛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頓足捶胸嗟吁不已。李通奏曰。祭遵終世天數然也。陛下爲苦慟損悴。龍顏令其喪至河南。陛下可傳勅。殯以表君臣之義。帝傳旨令曰。官皆披素衣。出接帝親披孝素車白馬。迎出郭外。望其喪近。哭哀甚切。還至城門。觀者皆爲流涕。帝下詔停於午門外殿。再令河南尹護其喪事。次日漢帝陞殿召衆文武論議喪事。忽翰林博士范升上疏追稱祭遵。

疏曰

臣聞先王崇政。遵美屏惡。皆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剖地。與下分功。著錄勲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絕嗣。丹書鐵券。傳於無窮。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流。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廢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

命先明漢道。褒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  
穎陽侯。適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爲之感傷。遠迎河南。惻  
怛之動。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  
勝數。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  
月。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  
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羣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  
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坻上。深  
取略陽。衆兵旣退。獨守衝難。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  
吏人不知有軍。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  
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年以遵無

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敢

此疏甚作征虜。莫志銘

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誠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  
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爲將軍。取士皆  
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  
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  
道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臣  
愚以爲宜。因遵薨。論叙衆功。詳案謚法。以禮成之。顯章  
國家篤古之制。爲後嗣法。臣翰林博士。范升頓首誠惶  
百拜謹奉表上聞

帝覽表讀罷。愈加哀悼。若天喪已。不能自息。乃將升奏之。

表以示公卿，即日葬。帝駕素車，親披孝服，文武軍士俱令衣白，擁護喪中，謚曰成侯。既葬，車駕復臨其墳，弔奠，見遵夫人哀泣，帝甚悲傷，有詩爲證。

如何宵起夢偏長

庭樹生寒風滿堂

落月屋梁情似海

此生無分識遵郎

馮異兵臨天水破

却說器死其將王元、周宗等復立子純爲王，徙居鴈門。帝召征西將軍馮異往伐，異卽引軍五萬上馬，徑往前望西行進發。數日方至，令人報知吳漢、杜貌來歙、王霸等合兵共進。四將聞報，急出迎接，禮畢卽起軍行，共合二十餘萬。

至天水分兵列陣，令小卒叫純搦戰。純知恐懼，急召大將王元計議。元曰：「大王勿慮，安坐城中。小臣等願死當先，斬首來獻，言罷飛身上馬，與趙恢、周宗、行巡、荀宇等勒兵十萬分作兩門而出。王元、周宗行巡引軍五萬先從南門出戰，令趙恢、荀宇分兵五萬從後西門勦殺。言訖，各依計行。王元等出城與漢兵對陣，馮異出馬謂元曰：「鼠賊尚不知死，隗囂干謀萬計，未能成就，憤氣死於軍中。今汝一微塵耳，豈足爲望？」元曰：「鵠在深林而笑，孤鳳吾先王雖喪，後主猶勝天下國家，世承相繼，豈能長於漢哉？汝今早降罷戰，不尖功名之望，倘若抗頑，分尸碎首，馮異大怒，掠刀躍馬。」

直取王元二人交馬約戰數合王元抵敵不住走回本陣  
馮異躍馬趕上周宗行巡飛出截住兩下夾攻王霸望見  
忙衝入陣撞過周宗共戰十合周宗敗走王元舉旗一招  
趙恢荀宇從西殺人吳漢見其兵助急催杜貌來歛一齊  
躍馬而出兩邊混戰喊殺連天隗兵大敗趙恢欲撞陣走  
被杜貌當胸一箭射落馬下荀宇望見飛躍走近挾上馬  
去王元見勢不利一忙急鳴金收軍入城而去馮異分兵四  
面圍住却說公孫述知純危迫急遣大將趙匡引軍五萬  
來救至城已近趙匡先令一將報知城內出兵應接其將  
領命躍馬飛行見西門無軍把守走至城下叫卒開門言

西蜀起兵來救把守吏卒未知真假不敢妄開忙入府內  
報王元元自登城問曰汝既蜀兵有書來否答曰有遂將  
來書帶於箭上射入城去王元接見果然謂曰吾准會應  
其將遂別而去正欲出走被漢巡軍趕上拿住綁送馮異  
帳下異問曰汝何將士敢來打聽消息以實告說免受重  
刑其將答曰公孫述知將軍圍城特遣趙匡引軍五萬來  
救故令小人報知王元小人罪該萬死乞將軍姑恕願隨  
將軍提挈鞭轡異聞笑曰子陽痴心虛謀想大言罷令將  
監候曉諭衆軍嚴兵待戰忽人報曰蜀兵來至馮異收軍  
分作五隊而入兩軍相遇趙匡出馬頭頂鳳尾盔身穿青

鎖甲手執大桿乃坐下紅鬃馬立于陣前大叫漢軍搦戰  
馮異出馬謂曰吾征隴右與汝無干今故速兵來至欲討  
死乎趙匡罵曰匹夫村寇不禁三合敢出大言若拿到手  
粉尸碎骨馮異大怒令卒搥鼓展開陣勢躍馬相交共持  
十合趙匡氣方不禁忙回敗走馮異赶上趙匡撥馬又戰  
三合被馮異一刀砍爲兩段王元登城望見急放軍出兩  
下協攻吳漢王霸杜貌來敵見其兵助四路一齊進發掩  
兵混戰塵土遮天王元大敗殺得尸橫山積血漲河流溝  
壑傷軍聲號地震隗純見勢危敗急自鳴金收軍入守馮  
異收軍四面圍住王元走入城中點收兵數傷折大半隗

純甚是憂切周宗進謂純曰大王休罷容臣所告純曰將  
軍何事宗曰漢將部下人馬精強先王累與爭鋒未能取  
勝今大王兵微將寡上陣者少豈能敵勝彼哉臣聞劉秀  
寬仁待士卑禮迎賢大王莫若獻降保全金體一則功名  
不失二則民士得安大王善純曰吾父累與交兵恐懷  
舊恨何如宗曰此奸賊下士之謀彭先事王莽除授宛城太守劉秀起兵  
與彭交鋒半載殺秀軍士不可勝言後彭拜降反得加封  
重用竝無憎恨之心大王放心休慮臣保萬全隗純許之  
宗遂登城謂灌將曰吾主隗純今願獻城納降將軍肯休  
容否馮異答曰若肯歸義漢家保封原職宗曰恐帝心懷

舊恨將軍若何異曰若有差遲是吾之過叫彼放心無疑  
保全重用宗遂回報具說所事魏純大喜王元知止子据殺入蜀  
中而去十年冬月令卒獻開東門自引大軍出接跪伏道  
傍告曰小將有萬罪之愆百千之過乞將軍憐宥孤獨泉  
下不忘大恩馮異下馬携起謂曰公子今能歸義名節永  
垂豈有懷舊恨哉言罷同入城衛安撫百姓十一年春月  
異攻落門平服病發薨於軍中勅賜葬於洛陽謚曰節侯  
長子彭嗣帝思異功復封幼子訴為祈鄉侯

岑彭師震蜀川驚

却說公孫述遣大將任滿田戎程汎等引數萬人乘舫排  
下江關擊破夷陵夷道因據荆門漢征南將軍岑彭發兵  
拒敵思戰不克帝知遣大司馬吳漢發荆川兵助彭夾擊  
吳漢即起大軍十萬上馬前行數日方至其合二十萬餘  
彭遂傳令軍中令裝戰船千隻各載火炮於內逆流而上  
衆將整集齊備報知岑彭彭與吳漢分兵上船直衝浮橋  
而進田戎等疑亦架小舟五百餘隻擺陣封敵兩軍相遇  
岑彭吳漢各立船頭之上田戎呼曰小將降否岑彭罵曰  
隴右如山之勢一掃平除汝乃一微罔可豈畏大焰言罷  
催櫓亟進衝船混戰是時天風狂急彭令軍各放火炮風  
怒火衝彭漢順風並進蜀兵大亂火燒擲水死者無數任

滿令軍搖船欲泊東走吳漢堯弓赶上望滿腦後一箭鑽入咽喉溺水而死程汎亦走岑彭截住生擒斬首因戎走保江州而去岑彭吳漢率臧宮劉歆等一齊上農長驅入下江關傳令軍中無得虜掠民財所過地方百姓皆奉手酒迎勞彭謂諸老老曰大漢皇帝哀憐巴蜀人民久遭軍掠故興師遠伐為人除害豈傷汝等財哉毫不受百姓皆大喜悅爭開門降彭遂安撫城中士庶即下江州元日戌食多城固一時難取乃留部將馮駿分兵五萬守之自引兵乘利進攻平曲却說中郎將來歆與蓋延馬成等進攻述述將王元環安趕至河池下大破之乘勝再進蜀人

大懼公孫述一日陞帳召諸將議曰

漢其勢大人人曉勇

州縣悉被攻破如之奈何眾將默然無計忽帳下一小卒

名曰烏鑽進日大王勿慮小人一計可殺漢將來歆述曰

汝有何計鑽曰小人學為刺客夜藏短刀潛入帳下刺殺來歆則蓋延易破矣述大喜曰我兒若能建功封賞不輕烏鑽遂同而往至其帳前以身藏於榻下待夜三更聽得來歆睡濃潛步扯刀望歆肚上一刺飛奔出管而去來歆痛覺刀刺入肚不能拔出乃叫蓋延至延見歆傷放聲哀哭不能仰視歆張目叱延曰虎牙何得此邪吾中刺客所傷無以報國故呼將軍屬託軍事而反效見女子涕泣乎



身雖在、身還欲勒兵破賊、以復仇恨、何足懼哉、延強收淚、以聽所誠、欽奮然起榻、修表申聞。

表曰

臣欽夜宿軍中、更闌靜後、爲賊人潛刺傷中、臣身臣不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大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獲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

表才至、終投筆抽刃而絕。蓋延哀悼甚切、不自止。已見欽所修之表、雖未完、就亦將封下、遣人先報朝廷、以表其意。後令王良護送喪、還使者領命飛奔至京、人朝見帝、呈上

欽表、帝覽進、大驚、涕泣不止。軍報喪還洛陽、帝親披素衣、車白馬、傳使勅葬、諡曰節侯。子哀嗣。帝思來欽忠節、復封其弟田爲宜西侯、却說岑彭攻破平曲、收其穀粟數十萬石、公孫述知、恐懼勢大、盡入其手、急使大將延岑、呂鮪、王元及弟公孫恢、發兵十萬拒廣。及其中、又遣侯丹率兵二萬守拒黃石。彭知、使護軍楊翕與臧宮分兵十萬往拒。延岑等自引大軍十萬、襲擊侯丹。兵至黃石、兩軍相對。侯丹出馬、岑彭不與對話、提刀直取。二人交馬、約戰十合、侯丹敗走。岑彭赶上、大喝一聲、斬於馬下。衆將俱各走散。彭遂收軍、晨夜倍道兼行二百餘里、徑拔武陽、及使精騎馳擊。

廣都去成都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逃。散初逃，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遠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時彭所立營寨之地，名曰彭三岑彭聞而惡之，欲改其名。至日暮，蜀將環安刺客詐為三奴降彭，彭遂納之。至夜二更，三奴身藏短劍，潛入岑彭帳下，聽其睡熟，遂拔劍脇下一刺。岑彭痛醒，喊叫一聲，而薨。眾將知覺，急起拿住三奴，斬為八段。有詩為證：

如山號令想英雄

志掃羶腥屢建功

何事身罹奸計害

令人景仰嘆西風

總評

不死於戰陳而死於刺客之手，死更可憐。地名曰彭三，其讖亦奇。

吳軍克戰平巴蜀

却說吳漢與公孫述之將魏黨戰於魚涪津，大破之。復進武陽圍城，攻襲述遣子公孫播與大將史興引兵五千來救。吳漢知解兵迎敵，兩邊罷開陣勢。史興出馬大叫：「漢將答話。」吳漢出馬謂曰：「小將來送死乎？」興曰：「吾奉公孫勅，令特來擒汝。」早下拜降。賡命吳漢大怒，輪刀躍馬直取史興。二將交鋒，約戰十合，吳漢輪起重刀，望興腦後一砍。連人帶馬，削為兩半。公孫播見勢不利，引軍回走而去。漢

盡獲其輜重不可勝數復進大軍攻擊廣都大破拔之遣  
 卒放火燒毀成都市橋於是武陽東諸小城爭相迎降漢  
 又欲攻成都帝知遣人戒曰成都十餘萬眾不可輕敵但  
 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將軍轉營追之  
 須其力疲乃可擊也吳漢不聽乘利勒兵十萬進逼成都  
 離城十里阻江北布起營寨造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  
 劉尚分兵二萬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急遣  
 使讓漢曰前勅將軍據守今又千條萬端臨事勃亂是何  
 意也即輕敵深入又與劉尚別立營寨事有緩急不復拾  
 及賊若出兵暗皆將軍以大眾攻尚尚破將軍亦敗幸勿

他往急引兵還廣都為上詔書未到述果使大將謝豐袁  
 吉引兵十萬分為二十餘營併出攻漢又使弟指引萬餘  
 軍偷劫尚寨令不得相救却說吳漢聞知述兵至急引眾  
 將分作兩隊出敵大戰一日斬首萬餘吳漢敗陣回走入  
 壁豐等赶上分兵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與汝等踰  
 越險阻轉戰千里志所在於斬獲遂深敵地至其城下而  
 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吾欲潛師就尚  
 於江南合兵共禦汝等若能同心一力當鋒決戰大功可  
 知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聞言皆  
 曰以死出力漢遂飽士厲馬閉營三日不出令卒多樹旗

燻使烟火不絕至夜二更各披盔甲上馬潛步出寨與尚  
 合兵而去豐等不覺次日吳漢分兵五萬與劉尚攻江北  
 引大軍攻擊豐等兩將相遇謝豐出馬謂漢曰認得謝  
 將軍手段否漢聞笑曰小將暗偷一陣亦自誇口言罷輪  
 擺陣金鼓齊鳴二將交馬約戰十合謝豐敗陣回走吳  
 一趕殺袁吉出馬當住其戰十合吉亦敗走吳漢躍馬趕  
 大喝一聲斬於馬下謝豐見勢不利引兵急走吳漢張  
 弓搭箭飛馬追趕將近望豐項下一箭墜地而死吳漢自  
 早交兵至晚纔罷獲其盔甲無數斬首五千餘級自引兵  
 還廣都留尚拒述自是漢與述將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入

戰八克有詩為證

文武全才冠世雄

中興諸將孰能同

揮戈指日回天下

八戰成都八克功

一日公孫述陞帳問延岑曰自與漢將交鋒屢未能勝今  
 又據守成都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豈可坐守  
 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曰然也遂依其言將金帛  
 散賞軍士令五千人馬跟護延岑往市橋伐木虛架浮梁  
 令卒鳴金擊鼓引漢對陣述自潛出精兵勦殺其後言罷  
 各遵命去却說吳漢見岑兵少即引大軍出敵兩軍相對  
 延岑出馬吳漢不與打話提刀直取二將交鋒約戰十合

延岑詐敗引至橋邊。述兵隨後攻襲，吳漢奮力追殺。趕至橋上，不覺虛架橋梁墮水，淹沒。吳漢急以手援馬尾，得出上岸，遂引殘兵還入廣都而去。十一月，臧宮軍至咸門，人報知。述視占書云：虜死城下，乃大喜。吳漢在吾手矣。自引大軍數萬，攻擊吳漢。使延岑分兵五萬，拒擗臧宮。各遵去訖，却說臧宮知岑兵至，急令衆將布列陣勢，待臨擗戰。延岑軍至，亦不打話，躍馬交鋒。兩邊混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悉皆疲困。吳漢乘勢急使護軍高午、唐邯中分銳卒數萬，突軍衝擊。述兵大亂，高午挺鎗躍馬飛入陣中，刺述洞胸，墮于馬下。延岑飛馬奔近，救入

城中而去。吳漢分兵圍住，延岑扶述臥于榻上，痛不能止。至夜二更，乃召延岑。至帳下，囑之曰：吾自起軍，巴蜀未嘗一折，今不幸遭于小將，箠刺一鎗，命隳旦夕。奈子雛幼，不能伸恨，故託將軍扶祐，望將軍憐念舊情，莫忘今日。若子可護，則護之；如不可護，將軍取之。莫令豪傑共笑，而落于他人之後矣。言罷，憤絕而死。次日天曉，岑與諸將議曰：公孫述已死，吾等莫費心機，勞苦士卒，不如獻降爲上。衆將皆諾。岑遂登城謂漢曰：昨晚公孫述死，吾等願獻歸降。將軍肯容納否？漢曰：旣肯傾服，悉保重用。岑乃開門，與諸將迎出郭外，跪伏馬前告曰：小將蠢庸，爲公孫述所惑，不

識將軍雄勇故有今日之愆罪該萬死望將軍仁宥吳漢  
言猶在耳骨肉未寒而遂背之放火焚宮豈有大喜令岑前引一齊擁入城去漢即傳令著唐郡夷逃家屬即得令領軍一千搜入宮中將逃妻子及其族人等盡皆誅戮岑亦縱兵大掠放火燒述宮殿吳漢斬述首級令人傳送洛陽帝見大喜謂曰子陽不思富貴有命妄自尊大今日休於是乎言罷忽一臣奏曰吳漢劉尚雖獲大功然其縱兵搜掠毀焚宮殿大非義也乞陛下傳旨杜其將來帝聞大怒勅使往戒之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弱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且尚宗室子孫嘗更更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鹿豨焚二者

孰仁良失斬將弔人之義也吳漢聽戒傳令遂止安撫城內百姓賞勞諸軍

總評

延岑王元同係賊臣至始終不二主死主降寧奔無臣其過延岑遠甚不可以元經事賊臣一槩抹殺

漢帝追勳擢廟廊

却說漢帝既平蜀定乃思漢舊賢臣李業譙玄王皓王加等俱被奸述所害心甚愍切一日陞殿眾官朝罷傳旨著黃門校尉建立祠廟圖塑形身受享春秋之祀廟完詔使擺列中牢禮物御駕親入祭奠令鴻臚司序班朗讀祭文

曰

惟神全才忠義大節如玉之潔如日之光。一世之短百世之長于茲廟貌景仰綱常時維臘月謹以牲漿神靈英爽來格來嘗庶品用伸伏惟尚饗

祭畢詔令校軍守護不得毀壞宮墻以違勅命言訖車駕

還朝遣使復徵賢士費貽任永馮信等陞用詔書未到永

信二人病卒獨貽隨使人朝至殿見帝朝拜禮畢帝曰寡

人思卿久矣未能得見今幸屈至喜躍弗勝貽曰臣恨無

才佐事陛下既蒙恩召敢自違乎帝大喜遂封貽為命浦

太守貽叩首謝恩而出却說睢陽縣令任延謙卑守約賞

罰信明帝甚愛之一日遣使召延至殿謂曰朕以卿多能

幹政治良今故擢卿為武威太守撫察賢否卿何言乎延

曰臣雖無才蒙恩勅賜敢抗違哉遂叩首謝恩而起帝戒

之曰卿於任所務宜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曰臣聞忠臣

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皆同非陛下之

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延遂拜別

而去却說外國使者來獻名馬一疋日行千里又獻寶劍

一把價值百金近臣趨殿奏知帝主帝大喜令召使者至

殿賞金百兩段四十匹使者謝恩回國而去帝即頒詔以

劍賜與烈士留馬駕車次日傳旨御駕親出遊獵文武遵

詔令中黃門校尉安整龍車，眾將武士嚴肅侍衛。須臾帝出，與鄧禹同坐車中，令賈復、李通爲左右護駕。王常、陳俊爲前後先鋒，各執利兵擁車而出。前至南山坡，阪陳俊令軍拿獲田夫二人來問。田夫告曰：小人無罪，過犯將軍軍拿縛何用？俊曰：汝等休驚萬歲親出遊獵，但問何處有虎，指示捉獲，重賞金銀。田夫問言，欣然答曰：此事不難。前面白鵝山內有一大虎，常出傷人性命，正要除此畜生，不能到手。今幸將軍來滅，小人願引陳俊大喜，遂令前行。既至，卽賞田夫每人白銀十兩。二人叩首而出。帝見其山樹林深長，實險驚人，傳旨眾將四圍張網，擊鼓鳴金，說虎戰驚吼。

聲如雷，陳俊挺鎗引眾將鳴金入坡，趕發其虎飛奔出山。賈復攀弓望虎當胸一箭射中左肩，其虎漫山奔走。陳俊眾軍亂趕，賈復以藥再復一箭，其虎卽坐而死。帝令軍卒搏屍砍肉，分賜眾將。是日天晚，車駕回殿，至城下，上東門侯鄧暉拒關不開。帝使人見暉，問曰：御駕回朝，何得違阻？暉曰：火明燎遠，遂不受詔。帝乃回車從中東門入去。次日鄧暉入朝見帝，諫曰：昔文武不敢盤於游田，以萬民惟正之供。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如社稷宗廟，何？帝聞歎曰：暉誠賢士也。中東門侯何能及之？遂賜鄧暉段絹百匹，而貶中東門侯爲參封尉。縣名於是大饗將士，定封功臣。



東漢書卷之六 卷六 三  
以鄧禹爲高密侯，食祿四縣。李通爲固始侯，食祿四縣。賈復爲膠東侯，食祿六縣。餘悉有差，衆皆謝恩而去。

偃武修文圖致治

却說漢帝在於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平隴蜀之後，非緊急之事，未嘗復言軍旅。一日，皇太子親問帝曰：「臣久學於東宮，未諳世事，不能明決攻戰之策。願父王教導。」帝曰：「昔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不對，此非汝所能及之也。」太子遂退。鄧禹賈復知帝偃罷干戈，欲修文德，卽與衆將集議，悉去兵甲，敦崇儒學。帝深然之，悉召至殿，謂曰：「朕自創業垂統，俱賴卿等力扶，攻城復縣，殺賊破奸，身經萬苦之勞，未嘗一息至是。隴蜀平服，天下太平，朕欲偃武崇道，完汝功臣爵土，表朕微意。今聞卿等能自去兵偃甲，就職儒術，朕甚喜之。言訖，遂罷左右將軍，悉以列侯就第。衆皆謝恩。時建威將軍朱祐越班奏曰：「今天下歸定，國政未修，陛下可選有才德者，陞爲宰相，佐助朝綱，庶使國家有政，民不失條。願陛下聖鑒。」帝曰：「奈無是人，將何如耶？」祐曰：「膠東侯賈復爲人剛毅方直，多大節志，旣還私第，闔門養威，致重。況且文武兼備，誠宰相之才也。陛下宜陞之。」帝准奏，卽封復爲三公之職，而功臣並不用之。是時漢帝悉罷功臣，不用唯高密侯鄧禹、固始侯李通、膠東

東漢書卷之六 卷六 三

侯賈復三人每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容回宥其小失允遠方進貢珍甘物味必法過高刑允頒賜諸侯而大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不忍一旦而罷之意故光武能保全功臣如此却說大司馬吳漢平服巴蜀振旅還京一日入朝奏帝請封皇子及還封諸侯行爵出祿帝不許次日又上復奏帝乃下詔令羣臣議處再至復命是日詔下大司空竇融固始侯李通膠東侯賈復高密侯鄧禹等集議皆言吳漢奏者甚當不可輕忽衆遂修表一封次日奏聞帝主

表曰

古者封建諸侯以藩屏京師周封八百同姓諸姬竝為建國夾輔王室尊事天子享國永長為後世法故詩云大啟爾宇為周室輔高祖聖德克有天下亦務親親封立兄弟諸子不違舊章陛下德橫天地興復宗統褒德賞勳親睦九族功臣宗室咸蒙封爵多受廣地或連屬縣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陛下謙恭克讓抑而未議羣臣百姓莫不失望宜因盛夏吉時定號位以廣藩輔明親親尊宗廟重社稷應古合舊厭塞眾心臣請大司空上輿地圖太常選擇吉日整具禮儀制曰可夏四月以太牢告嗣宗廟乞陛下聖神詳察納進愚策臣鄧禹

等誠惶誠恐頓首百拜奉表上聞

帝覽異傳旨令大司空竇融告廟封贈皇子

劉輔為右翊公

劉英為楚公

劉陽為東海公

劉康為濟南公

劉蒼為東平公

劉延為淮陽公

劉荆為山陽公

劉衡為臨淮公

劉焉為左翊公

劉京為瑯琊公

謚二皇兄

劉續為齊武王

劉仲為魯哀王

皇子各受贈訖帝令大會羣臣文武悉皆朝賀有詩為證

玉陛鳴珂列鷺駕

歡聲雷動動乾坤

黃河正值澄清日

四海長沾潤澤恩

黃氏五前登載日

四部書目

王世貞評

潘榮聲評

新刻劔嘯閣批評東漢演義評卷之七

聚田詔尹民遭害

帝以天下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互有增減多不以實乃  
 詔下州郡各會檢覈於是潁州河南南陽諸州郡守接傳  
 詔旨巧詐橫為假以水田為名聚民田中并度量屋舍起  
 騙財物村里人民避道啼泣有富豪獻錢者則優而容之  
 貧窮無奉者則測而迫之所以民間深受其害時諸郡各  
 遣使者詣京奏事帝見陳留一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  
 引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乃召吏問曰此書何人作  
 也其吏不肯實告乃托言荅曰臣於長壽街上得來帝怒

東漢書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一  
欲斬時皇子東海公陽在幄後言曰吏受郡守所敕當欲以懇田相方耳帝曰既然如此又言河南南陽不可問者何也皇子對曰河南者帝之城郭也多有近臣南陽者帝之鄉里多有近親所以二處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其吏吏乃首服即如皇子之言所對帝聞嘆曰東海誠有大志深識遠謀由是益奇愛之有詩為証

東海公陽十二時

深明遠慮識奸非

親臣兩處田踰制

自是君王愛益奇

知說河南尹張伋接詔言欲檢覈墾田頃畝即與諸郡太守十數餘人坐田量度民家有不以實者皆下獄死於是

郡四大姓及兵長羣盜處處並起攻劫在所殺善官吏人報知張伋伋聞大驚急與諸郡太守回府勒兵以拒羣盜令人通曉各縣人皆接應張伋披掛親出拒戰賊將出馬張伋謂曰聖上仁德撫民有何辜汝今故反乎賊將答曰非聖上之過因汝欺君越法假以文田為名暗騙財物故此激變良民特來討汝為國除害張伋大怒提刀躍馬直取賊將二人交鋒共鬪二十餘合不分勝敗張伋令卒搦鼓再戰未及二合各縣軍馬悉令來至一齊掩殺塵土遮天張伋衝入陣中攪軍混戰斬首千餘賊將拚死殺出各逃奔散而去張伋收軍入城安歇却說賊將復聚屯結及

青徐幽冀四州一齊并起擾掠甚盛帝知冬十月遣使者  
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胥  
逡迴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擒討爲效其牧守令長主  
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懷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  
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惟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  
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畿甸受廩使安生業自是  
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

總評

記得盜爲官吏詩云末命極惡心相識改道相逢不識  
君一切蕭何今不用有誰擡到後堂分驅人爲盜實足

上始此詩當與賊將數語參看

廢郭封陰子受榮

却說郭氏皇后一日於宮中悶坐自思帝意待已衰薄惟  
愛陰氏故此累懷怨恨之心帝聞大怒傳旨廢罷郭氏乃  
立貴人陰氏爲皇后時郭后太子疆見廢其母意不自安  
一日郭后進說疆曰殿下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  
殿下莫若辭位以奉養母氏爲高太子從之次日見帝奏  
曰臣庸昏弱短於才治不敢就職大統願乞以備藩國帝  
聞奏不忍乃曰卿非怨廢母乎疆曰非也臣素志耳何敢  
怨乎帝遲回不決太子遂退六月帝下詔曰春秋之義立

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彊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子改名曰莊二子叩首謝恩而退帝召桓榮至殿謂曰卿負經濟之才屈淹未用今朕新立皇太子莊特召卿爲師友願爲明次治亂之機廢興之策以至入德之地決相重報榮荅曰臣但陋薄疎庸難當重責豈敢不竭心乎帝大喜遂封榮爲議郎之職榮頓首謝恩即就太學而去一日車駕親臨太學會諸博士講論經義惟桓榮辨別甚明儒者莫之能及帝甚奇之特加賞賜言未訖忽人報曰大司馬吳漢病發甚在危篤特遣小軍報聞陛下願陛

下親往觀之帝聞大驚即罷講學駕車往視漢聞帝至仍  
以古臣禮待以君視東首已西面對帝見嘆曰吳公常不  
失禮乃入帳下問曰將軍所欲何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  
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言訖氣絕而薨帝哀悼甚切即發  
北軍五校輕車介士送葬洛陽謚曰忠侯子哀嗣有詩吊  
曰

雄才共擬在中朝

凶讖俄興樹稼諧

經國謀謨成夢杳

英英壯氣幾時消

是日帝親臨墓吊罷車駕還朝時京兆杜陵一人姓杜名  
篤字季雅因與美陽縣令不和被令誣陷收縛解京繫囚

獄中。帝幾欲誅。爲見其經義最高。言辭切當。乃美而赦之。賜其金帛。重字授爲議郎之職。一日篤思。帝以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乃修論都賦一篇。奏聞王上。

臣聞知。而復知。是爲重知。臣所欲言。陛下已知。故畧其梗概。不敢具陳。昔盤庚去奢。行儉于亳。成周之隆。乃即中洛。遭時制權。不常厥邑。賢聖之慮。蓋有優劣。霸土之姿。明知相絕。守國之執。同歸異術。或棄去阻險。務處平易。或據山帶河。併吞六國。或富貴思歸。不顧見襲。或掩空擊虛。自蜀漢出。即日車駕東。由一卒。或知而不從。久都堯堯。臣不敢有所據。竊見司馬相如。揚子雲。作辭賦。

好引証如題目

以諷主上。臣誠慕之。伏作賦一篇。名曰論都。謹并封奏。

如左。陛下以建武十八年二月甲寅。升輿洛邑。巡于西岳。推天時。順中極。排閭闔。入函谷。觀阨於崤。龜圖險於隴。蜀。其二月丁酉。行至長安。經營宮室。傷愍舊京。即詔京兆。迺命扶風。齊肅致敬。告觀園陵。悽然有懷。祖之思。侷乎思。諸夏之隆。遂天旋雲遊。造舟於渭。北抗涇流。千乘萬轂。萬騎駢羅。衍陳於岐。梁東橫乎大河。瘞后土。禮郊郊。其歲四月。反於洛都。明年有詔。復函谷關。作大駕宮。六王邸。高車廐于長安。修理東都城。門橋涇渭。往往繕離觀。東臨霸漣。西望昆門。北登長平。規龍首。撫未央。



貌平樂儀建章是時平樂儀建以上賦光武之帝各又賦之旨下起山山東翕然狐疑意聖朝之西都恨

關門之反拒也客有為篤言彼培阱之潢汗固不容夫

吞舟且洛邑之滄溟曷足以居乎萬乘哉咸陽守國利

器不可久虛以示奸萌篤未甚然其言也故因為述大

漢之崇世據雍州之利而今國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

曰昔在強秦爰初開畔霸自岐離國富人衍卒以并兼

桀虐作亂天命有聖託之大漢大漢開基高祖有勲斬

白蛇屯黑營聚五星於東井提干將而破秦蹈滄海跨

崑崙奮慧光掃項軍遂濟人難蕩滌于泗沂劉敬建策

初都長安太宗承流守之以文躬履節儉側身行仁食

不二味衣無異采賑人以豐桑率下以約已曼麗之容

不接於目鄭衛之音不聞於耳佞邪之臣不列於朝巧

偽之物不鬻於市故能理升平而刑幾措富衍于孝景

功傳於後嗣是時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蓄始有鈞深

圖遠之意攔冒頓之罪校平城之仇遂命驍騎勤任衛

青勇性鷹揚軍如流星深之匈奴割裂王庭席卷漠北

叩勒祁連橫分單于屠裂百蠻燒弱帳擊闕氏燔康居

灰珍奇收鳴鏑釘鹿蠶馳阮岸獲昆彌虜傲偃驅騾驢

馭定馬鞭馱馱拓地萬里威震八方弱置四郡據守敦

煌并域蜀國一郡領方立候隅北建獲西羌捶驅氏熨

寥狼叩花。東擁烏桓。蹂躪濊貊。南羈鈎町。水劔強越。殘  
 夷文身。海被沫血。郡縣日南。漂燹珠崖。部郡東南。兼有  
 黃支。連緩耳。瑣雕題。摧天督。率象犀。權蝻蛤。碎瑠璃。甲  
 璆瑁。戕觜鱗。於是同穴。喪禍之域。其川鼻飲之國。莫不  
 莫不不列勝稽頰失氣虜伏以上叙武帝事獨多猶長  
 祖跣稽頰。失氣虜伏。非夫大漢之盛世。籍籙土之饒。得  
 御外理內之術。孰能致功若斯。故創業於高祖。嗣傳於  
 孝惠。德隆於太宗。才衍於孝景。威盛於聖武。政行於宣  
 元。後極於成哀。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歷載三百。德衰  
 而復盈。道微而復章。皆莫能遷於靡州。而背于咸陽也。  
 宮室宮室以下乃推開者命以見都開中之為宜侵廟。山陵相望。高顯弘麗。可思可榮。歲農以來。無

茲著明。夫靡州本帝皇所以育業。霸王所以衍功。戰土  
 角難之場也。禹貢所載。厥田惟上。沃野千里。原隰彌望。  
 保殖五谷。桑麻條暢。濱據南山。帶以涇渭。號曰陸海。蠶  
 生萬類。榷棗櫨柘。蔬果成實。畎疇潤淤。水泉灌溉。漸澤  
 成川。粳稻陶遂。厥土之膏。訖價一金。田田相如。鑄鑠株  
 林。火耕流種。功淺得深。既有蓄積。阨塞四海。西被隴蜀。  
 南通漢中。北據谷口。東阻嶽岩。關函守曉。山東道窮。置  
 列汧隴。擁偃西戎。拒守褒斜。嶺南不通。杜口純津。朔方  
 無從。鴻渭之流。徑入于河。大船萬艘。轉漕相過。東綜滄  
 海。西網流沙。朔南暨聲。諸夏是和。城宮百尺。阨塞要害。

關梁之險多所衿帶。一卒舉礮。千夫沉滯。一人奮戟。三軍沮敗。地勢便利。介冑剽悍。可與近守。利以攻遠。士卒易保。人肉不祀。摩十有二。是為贍腴。先據則功殊。修文則財衍。行武則士要。為政則化上。募逆則難誅。進攻則首寇。退守則有餘。斯固帝王之淵囿。而守國之利器也。洋洋酒酒文章大淵逮及亡新。時漢之衰。偷忍淵囿。器慢遠徒。以勢便莫能卒危。假之十八。誅自京師。天畀更始。不能引維。慢藏招寇。復致赤眉。海內雲擾。諸夏滅微。羣龍並戰。未知是非。于時聖帝赫然申威。荷天人之符。兼不世之姿。受命于皇上。獲助於靈祇。立號高邑。舉旗四曆。首策之臣。運

籌出奇。號怒之旅。如虎如螭。師之攸向。無不靡披。蓋夫燔魚剽蛇。莫之方斯。大呼山東。響動流沙。要龍淵首。鎮鄒命騰。太白親發。狼弧西平。隴蕞東據。洛都乃廓。乎帝宇。濟蒸人於塗炭。成北庶之疊疊。遂興復乎大漢。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勒始瘳。而王上方以邊隅為憂。忿葭萌之不柔。禾遑於論都。而迂思靡州也。方躬勞聖衷。以率海內。厲撫名將。略地疆列。信威於征伐。展武乎荒裔。若夫文身鼻飲。緩耳之王。權結左衽。鑢錮之君。東南殊俗。不羈之國。西北絕域。難剝之隣。靡不重譯納貢。請為藩臣。上猶謙讓而不伐。勤意以為獲無用之虜。不如安有

益之民畧荒裔之地不加保殖五穀之淵遠救於已亡不若近而存存也。今國家躬修道德吐惠含仁湛恩沾洽時風顯宜徒垂意外持平守實務在愛育元元苟有便於王政者聖主納焉何則物罔挹而不損道無隆而不移陽盛則運潛則虧故存不忘亡安不諱危雖有仁義猶設城池也客作結辭應偏而國家亦不忘乎西都何必去洛邑之漕漕就先基之大業以為萬世法臣杜篤頓首謹論

帝覽畢嘆曰篤誠辨士也觀其所發先王守政之規源源有緒未嘗居一事而措也言罷遂賜段四四卞黃金百兩

授為太常卿之職篤叩首謝恩而退帝召公卿至殿將篤所奏之論示眾參決忽議郎桓榮趨上奏曰臣昨夜於太學中參考經義人報外國交趾女子作反甚是精勇我王可早發兵除之免生後患帝聞奏顧謂眾曰卿等誰人可出收之竇融奏曰臣舉一將立可破之帝曰何將融曰見任大中大夫馬援將軍武畧兼備可令此將出伐立成功也帝大喜傳詔令宣入殿援即隨召而至帝曰今交趾女子作反擾掠邊城朕托將軍往破將軍何如援曰為人臣子當盡忠以報國豈可優祿而憚勞哉臣即願往帝大喜遂拜援為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為副督樓船將軍段

志爲末將與兵十萬車駕親送出朝援等拜別引兵而去  
未知勝負如何

伏波標柱乎交趾

却說交趾米鹿冷縣雒將之女徵側嫁與未嘗人詩索爲  
有迫之離者莫怪莫怪妻甚是雄勇因交趾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徵側怨怒與弟  
徵貳起兵造反攻破其郡於是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等處  
皆接應之寇畧嶺外六十餘城徵側自立爲王一日陞帳  
與徵貳議決出兵忽小軍忙入報曰漢遣大將馬援引兵  
來攻吾國已在浪泊上布陣大王將何治之側聞大驚急  
令弟貳勒兵十萬親自披掛上馬出城迎敵至浪泊兩軍

相對徵側出馬謂援曰吾與汝王各據一國汝何故來犯

馬將軍亦知女人善耻乎

界以討死乎援笑而罵曰反常妖賤不思婦人不出閨闈  
而肯將身混於男類之中辱污賤體不自知羞急退而想  
欲與決陣乎且上古帝王未有婦人撻掠今汝故作孽友  
正與牝鷄晨鳴無異若早下馬拜降保爲將軍之妾如不  
從願碎首辱屍徵側大怒提刀躍馬飛出取援二騎相交  
約戰十合徵側敗走馬援躍趕徵貳出馬截住二人交戰  
未及三合貳飛敗回陣走劉隆段志雙出挾擊兩邊混戰  
金鼓連天徵側大敗急引殘兵望東衝出馬援趕上大破  
之斬首數千餘級降者萬餘徵側徵貳走入禁谿城去馬

援追至，分兵圍之。數日，啟志病卒。援令小軍護喪還京，自厲兵士守掠，却說徵側敗入城中，黠軍傷折不有數千之衆，憂甚悶切，與弟徵貳謀曰：「吾起十萬大軍，悉被驍將所破，今又圍城迫擊，如之奈何？」貳曰：「馬援世之勇士，不可輕敵。昔王莽大將巨無霸有萬夫不當之勇，千軍難近之勢，兼有聚獸牌，敲動虎狼妖，悉助陣與漢戰于昆陽，尚被其破。吾等勢寡力衰，豈奈彼何？」側聞心愈惶懼，乃曰：「若此將何治耶？」貳曰：「依弟愚見，且開本國養聚將卒，再作區處。」側曰：「然也。」遂傳令軍中飽食上馬，至夜二更潛開西門出走。馬援知急，令劉隆分兵五萬於前山岡上埋伏，待其將至。

截住夾擊，劉隆急伏去，訖援餘領軍潛步打聽，見劔兵馬出盡，大喝一聲，趕上混戰。徵側不顧後卒，急望前岡奔走。忽聽坡下炮聲一响，人馬湧出，劉隆當頭截住去路。側欲向後回走，馬援又至，兩下交攻。側兵大混，劉隆衝入陣內，撞遇徵貳當住，大殺一陣，戰未三合，被隆奮砍一刀，削爲兩段。徵側見弟遭殺，拚死撞東出走。馬援趕上，大喝一聲，活擒回陣。衆賊悉皆逃散，遂收軍入城安歇。次日天曉，升堂與隆坐論，令將徵側推跪階前，謂曰：「妖賊不聽良言，今日果落吾手。徵側告曰：『妾非敢反，奈本郡太守不仁，纔致如是。』」將軍仁恩憐恤，姑恕殘命，願侍將軍提鋪枕席。

雖死亦無憾矣。援笑而言曰：吾受漢皇重爵，美女無數，要汝一賤婦何用？言訖，喝令左右擒下斬首，遣人傳頭詣送洛陽。帝見大喜，嘆曰：馬援真良將也。百出白勝，遂遣使封援為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受印勅，眾將齊皆慶賀。援乃擊牛醢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有言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為邸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千，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悉滅之時，下澇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鸞，跼跼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重封贈爵，且喜且慙。

吏士聽言皆伏稱千歲。援急止之，是日晏罷。援傳令使將樓船大小二十餘艘，戰士二萬餘人，進擊九真之賊。及徵側餘黨都羊等，自無功，至居風，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復至交趾，乃立銅柱為漢之極。界上書大漢伏波馬援將軍。於是交趾等郡咸驚畏服。二十年秋，援振旅還京，將至。故人多出迎勞。次早入朝，見帝具奏所事。帝大喜，遂賜兵車一乘，加次九卿之職。援謝恩而退，回入府坐。時平陵一人姓孟名冀，乃援之故人，知援勝回，乃將羊酒至賀。令人報知，援急出接，邀入禮坐，設宴相待。援曰：吾望子有善言，及同眾人耶。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

久乎。先生奚用相濟。冀嘆曰：愚不及也。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吾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床上死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請為烈士當如是乎？有詩為證：

男兒有志事邊場，

誓死無虧敢自將。

再向秋風舒羽翼，

扶搖萬里快鵬翔。

總評

伏波馬革裹屍一語雖壯然與其身死國辱無益于事不如悠悠于兒女子之側反得安享太平快樂以終天年也。畫凌煙垂竹帛者幾人哉。

郡守陳章奪虜權

二人宴罷冀遂別援回家而去。却說西域莎車王賢鄯善王安等思漢威德咸樂內屬皆遣使奉獻于漢。賢使至帝乃賜賢都護印綬時邊郡太守王章言不可假以大權恐有一變難復收之。帝印下詔收還其印乃賜大將軍之印賢甚怨恨猶思諸國知奪總印恐不畏服乃詐稱揚言大都護之賤諸國悉服屬賢賢遂驕橫欲兼併西域諸國恐懼一十八國俱遣子入侍漢帝願請都護印綬帝厚賜諸國俱遣還其侍子賢復使請原總印帝却之不許于是賢深痛恨復附匈奴入塞擾掠時戶部尚書陳忠上疏請急



禦之

表曰

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  
屈供奉之耻故孝武憤怒深爲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  
河絕漢窮破虜庭當斯之役黔首隕于狼望之井財幣  
糜于虛山之窰府庫罄竭朽袖空虛算至舟車費及六  
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牧  
三十六國斷匈奴左臂是以單于孤持鼠竄遠藏至于  
宣元之世遂備蕃臣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  
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

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

此北邊勢大率類此

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  
益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  
矣河西旣危不救則不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  
但念西域絕遠郵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  
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修敦煌孤  
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人外無以威示  
百蠻盛國滅土經有明誠臣以爲敦煌宜置校尉案石  
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折衝萬里震怖匈奴臣陳忠  
表奉

帝覽表納之乃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引兵五萬西屯柳中  
勇遂大破之悉皆平服秋七月武陵五溪蠻夷復反兵寇  
臨沅馬成討之不克深入軍沒馬援入朝見帝請兵往擊  
時援年已六十二歲帝愍其老未許之行援曰臣雖年邁  
尚能披甲上馬何懼之乎帝曰將軍既欲往敵可操試一  
番與朕觀看援飛奔上馬勒走一遭乃據鞍顧盼曰臣可  
用否帝笑曰嬰鏖戰是翁也遂遣援行以捕虜軍馬武中  
郎將耿舒劉匡孫永等起十二郡壯士及弛刑四萬餘兵  
護援進征五溪時援友人杜愔送援上馬援謂愔曰吾受  
國家厚恩年迫日索常恐不得以死報國今獲所願甘心

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  
獨惡是耳言罷遂別而去二十五年二月軍至臨邛遇賊  
攻縣援即分兵進擊馬武等一齊出馬四圍掩殺賊軍大  
敗填坑墮塹屍積如山斬首二千餘級殘賊皆散迺入樹  
林中去援遂進軍下雋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  
水險從充道塗夷而運遠耿舒曰可從充道而進援曰充  
道路遙糧費難運不如進入壺頭益其咽喉充賊自破衆  
將依言遂從壺頭而進時天氣酷暑士卒多傷疫死援亦  
中病而困乃令軍卒穿崖為室以避炎蒸其賊每登險處  
鼓譟揚言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

漢耿舒見其疾重乃修書一封遣人報兄耿弇

書曰

前舒欲先進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

此語言所由作

先奮今壺頭騎不得進大衆俱疲而死誠可痛惜前到

臨鄉縣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

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弟見

援疾日篤軍旅荒忘故此遣人草報急代主張垂拜不

又

弇得書遂整象笏入朝奏帝帝大驚乃使虎賁中郎將梁

松往代監軍既至援病已卒松宿懷不平常欲譖援奈其

貴寵畏不敢語今見援死乃喜而言曰小將墮吾之手遂

大怒何故

回朝奏帝陷之帝大怒追收親息侯印綬

按援常疾松往視之獨拜床下援不顧答及松去後諸

子問曰梁松帝之寵嬖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畏懼

大人奈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

其序乎由是松深惡援卒故奏而陷之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還書

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長者言

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

寧死願聞子孫有此不可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

復言者。施衿結襪。申父母之誠。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効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効也。可。作。庭。右。錯。効伯高不得。猶爲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効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迄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効也。時季良名保。京兆人也。官陞越騎司馬。保讐人上書訟保爲行浮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兒子。而梁松竇固與保交結。悉將扇其

輕僞。敗亂諸夏之書。奏帝。帝召松固至殿。以訟書及援誠書示之。松固大慚。叩頭流血。遂免其罪。帝見援誠之書。言伯高名迹可効。甚喜愛之。伯高亦京兆人也。原爲山都長。由此陞爲零陵太守。初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能輕身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方珍怪。權貴皆望之。時援有寵。故莫敢聞。及卒后。有上書譖之者。言援前所載還之車。皆明珠文犀。匿藏不獻。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之地。瘞葬而已。賓客莫敢弔。援妻子詣闕請罪。帝乃出梁松奏章及各所譖之書。以示之。援妻方知所坐。乃叩頭哀哭。

上書一首以訴前后之冤

詩曰

銅柱高標險塞垣  
功成自合分茅土

南蠻不敢犯中原  
何事翻啣惹苒冤

帝覽詩見其所哀甚切乃赦之援遂得葬時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釋援之冤

書曰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于眾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計大功不許誠為國之所

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即而不下豈其甘心未歸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關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群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幾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微封侯之福耶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眾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為國堅守士民饑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眾乃招集豪傑曉誘羗戎謀如湧泉勢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路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銖鋤

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趾。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百十一州。惟切明白書中而業未竟。而使吏士雖疲。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士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枉之譏。家屬杜門。葵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刎。生者莫為之說。臣竊傷之。夫明主醜于用賞。約于用刑。高祖常與

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為。豈復疑以錢谷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于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吳。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豈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紀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樂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廷。帝覽表。低首無言。惟長吁短息而已。遂重賜朱勃金帛。使還。見賤勃。謝恩。出乃作詩一首。以追馬援之業。

詩曰

天遣英雄佐國優  
十年苦戰功勞沒  
青史謾勞書將畧  
詩成忍向荒墳弔

君王薄義信讒謀  
一旦翻腳惹艾讐  
重泉不復見宸遊  
月色寒波總是愁

總評

光武待功臣遠過高祖獨于馬將軍不無少薄然即謂  
伏波自取其儻可也

表請詔辭仁智度

却說漢帝罷朝獨坐後殿細詳勃奏之章援功誠大默默

悶愁悔思無及一日登殿文武山呼禮畢忽竇融出班奏  
曰武威太守任延遣使來至久侍午門未敢擅入乞陛下  
傳旨帝令宣入使者至殿俯伏堦前帝問曰使來何意答  
曰北匈奴單于遣使詣武威請求和親故來報聞陛下乞  
陛下旨將何處帝聞奏急召眾臣廷議日中未決皇太子  
劉莊奏曰南單于見前新附北虜懼于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  
歸義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  
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乞陛下詳察帝大喜曰太子之言  
甚合吾意眾臣皆羨其當遂遣使回報武威勿受其使使  
者領旨叩首拜謝出回而去忽朗陵侯臧官陽虛侯馬武

請闕上書陳言匈奴之事

書曰

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緣邊被其毒  
 痛內國憂其抵突虜令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  
 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  
 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又墮武事者乎今命將臨塞厚縣  
 購賞諭告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  
 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  
 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于聖世臣臧宮  
 馬武頓首謹上

帝覽書微微而笑乃曰二子豈知我乎遂下詔托黃石公  
 之說以自戒而固邦之

詔曰

昔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柔者德也剛者賊  
 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  
 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  
 不久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  
 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  
 疆守其有者安貪其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  
 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



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且北敵尚疆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兵何自苦哉故茲詔示

自是詔下之後諸將咸服未有一人敢復言兵家之事者一日帝召博士桓玄授爲太子少傅賜其輜車乘馬金帛等物玄謝恩而出時桓祭大會諸生參賀玄寵陳設玄所得賜車馬印綬乃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宴罷各散訖却說御駕東巡郡臣上言奏曰陛下卽位已三十年可宜封禪泰山帝曰朕卽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

天平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注七十二代之編錄于

光武亦可謂明聖終始終感于謙記何與

是群臣不敢復言四月車駕還宮帝獨坐後殿玩讀河圖會昌符書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帝玩其意劍然有感乃召梁松等至殿按索河圖讖文之書言九世當封禪者三十六事于是張純等俱復奏請封禪帝乃許之遂傳旨着司天監擇日親臨所祭次日衆臣列道護駕登山以璽親封祭罷回朝是夏京師忽有醴泉湧出飲之者痼疾皆愈惟眇蹇者不廖文有赤草生于水崖郡國頻上甘露群臣入殿奏曰地祇靈應而朱草萌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輒以改元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列爲年紀蓋以感致神祇表彰

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稱為中興今天下清寧靈物仍降陛下情存損抑推而不居豈可使祥符顯慶沒而無聞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言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以記焉是威命有司監軍建起靈臺明堂辟雍宣布圖識于天下帝以赤伏符即位由是帝以赤伏符即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一日遊于灵臺之上忽議郎桓譚進曰父子君臣之倫禮樂刑政之具無非性與天道而讖非經典之制皆以玄巧僞說陛下何苦信之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帝纔息怒遂免其罪貶出為六安丞譚慙而退二月戊戌帝崩于南宮前殿

在位三十三年壽六十二遺詔曰朕無益于百姓無得厚葬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省約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使及因郵奏葬于原陵山太子莊即皇帝位按帝每旦視朝日側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乘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術願願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雖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牛馬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又贊曰

炎正中微。大盜移國。九縣飄回。三精霧塞。人厭深詐。神恩反德。光武誕命。靈貺自甄。沉幾先物。深畧緯文。尋邑此漢嘗百萬。貔虎為群。長轂雷野。高鋒慧宮。英威既振。新都自焚。虔劉庸代。紛紜梁趙。三河未澄。四關重擾。金湯失險。車書共逆。靈慶既啟。人謀咸贊。明明廟謨。翹翹雄斷。于平有命。系隆我漢。

總評

漢孝文深得退一步法。故根脚穩實。其詔令不虛。光武每事一如孝文。亦善法祖者矣。

新刻劔嘯閣批東漢演義傳卷之七

